

清华校园文学论稿

1911—1949

张玲霞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8号

内 容 简 介

《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一书研究的对象是当年清华的文学社团、文学运动、文学刊物、作品和作家，目的是要对老清华的文学发展进行缕析，总结清华校园文学繁荣的原由和意义。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编为总论，对清华校园的文学社团、文学专刊、文艺论争分别进行论述；中编为创作论，以文学体裁为依据，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方面入手，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分析；下编为作家论，选取了18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于他们在校期间的创作进行具体阐述。在每一章都有比较详细的注释；每个作家的创作目录也列于其后。

书 名：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

作 者：张玲霞 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 字数：367千字

版 次：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5257-3/I·36

印 数：0001~3000

定 价：28.00元

目 录

清华校园文学论稿

1911—1949

绪论 清华校园文学的背景与特征	1
一、现代教育的开阔环境	1
二、“五四”新文学的组成部分	7
三、清华文学品格	9

上 编 总 论

第一章 文艺社团	17
一、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5）	17
二、清华大学早期（1925—1937）	28
三、西南联大及复员后（1937—1949）	36
第二章 文学专刊	50
一、《清华周刊》中的文艺	50
二、《清华文艺》	63
三、《文学月刊》	68
第三章 文艺论争	73
一、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	73
二、新诗与古诗之争	77
三、电影问题的论争	80
四、疑古与复古的论争	83

五、向文化名人挑战.....85

中 编 创 作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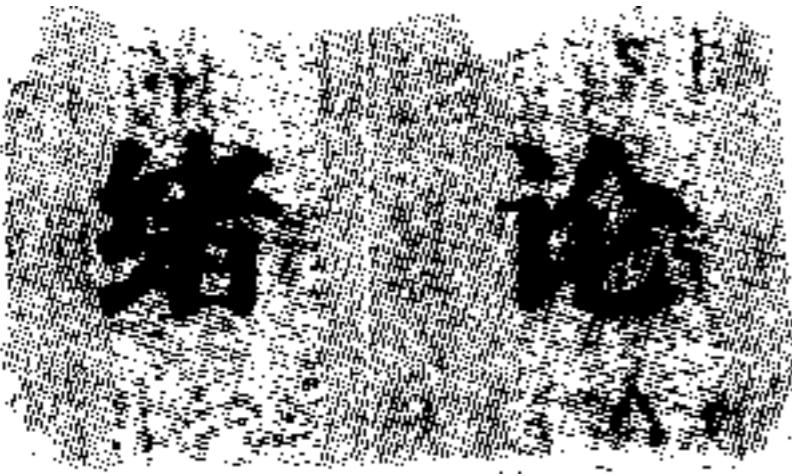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小说.....	91
一、校园风景.....	92
二、情爱天地.....	105
三、时代风云.....	113
(一) 乡土文学.....	114
(二) 抗战文学.....	121
四、百味人生.....	128
(一) 童年境遇.....	129
(二) 岁月流痕.....	135
(三) 残陋世相.....	143
第五章 诗歌.....	153
一、清华景观.....	153
二、沉郁的铺叙.....	169
三、青春情怀.....	181
(一) 景物情.....	181
(二) 友情 爱情.....	199
(三) 赤子情.....	215
四、古诗词.....	221
第六章 散文.....	235
一、美文.....	235
(一) 清华生活.....	235
(二) 情感篇.....	254
二、杂文.....	263
(一) 臧否清华.....	263
(二) 人生感喟.....	279

第七章	戏剧	289
一、	戏剧演出	289
二、	戏剧理论	299
三、	戏剧创作	306

下 编 作 家 论

第八章	重要作家	321
一、	闻一多	321
	（一）文艺理论	322
	（二）诗歌	327
二、	王造时	333
	（一）提倡教育救国	334
	（二）关注学校文化运动	336
	（三）改良清华校风	338
三、	吴景超	341
	（一）小说	341
	（二）诗歌	344
	（三）散文	346
四、	梁实秋	351
	（一）诗歌	351
	（二）散文	355
五、	顾毓琇	358
	（一）小说	359
	（二）散文	361
	（三）戏剧	364
六、	朱湘与“清华四子”	366
	（一）诗的主题：宣泄苦闷 追求自然 渴望自由	367

(二) 诗的艺术：和谐静穆整饬	371
七、罗皑岚	376
(一) 小说	376
(二) 诗歌散文	381
八、李健吾	383
(一) 小说	384
(二) 戏剧 诗歌	389
九、郝御风	391
十、曹葆华	398
(一) 激越的诗魂	399
(二) 宏博的气势	401
(三) 悲悯的情怀	404
十一、吴组缃	408
十二、林庚	415
(一) 新诗	415
(二) 散文及其他	422
十三、孙毓棠	426
十四、李长之	433
(一) 哲理诗	433
(二) 文学批评	437
十五、孙作云	442
十六、侯梅	446
十七、张宗植	451
十八、张向天	455
结束语	460



清华校园文学的背景与特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发展，深受学院文化的影响，大学校园的文学创作更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清华的校园文学极为发达，无论是文艺社团、刊物还是文学创作，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醒目的印痕，清华园为文学界输送了众多“大学才子”。通过清华校园文学的研究，追寻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有助于探讨大学文化与文学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校园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期待。

一、现代教育的开阔环境

从“游美预备学校”演进而来的清华学校（1911—1925年，初建时名为“清华国立学堂” 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有着“庚子赔款”的历史背景。虽然当时师生痛切地称呼自己的学校为“国耻纪念碑”，但早期清华的方方面面带有着浓厚的美国化色彩。美国方面意识到：“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面获得更

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1〕中国的有识之士更洞悉他们“以助中国兴学之名，实质别有所图”的目的〔2〕。在清华学校的前半期，从教育方针到规章制度甚至校园建筑，无不伴随着半殖民地的文化性格。然而，即使在这样被动的境遇下，清华的教育仍然寓有“造就领袖人才”的宏大目标。当时的教务长指出，留美学习“将帮助这些未来的中国领袖去改善我们困苦国家的命运”，尽管这领袖人才的价值标准是以美国的尺度来衡量的。

抗议与反控制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为了教育自主与学术独立不断地抗争着，建树着。可以说，清华的历程是行健不息的自强不息的历程。1925年9月，清华正式成立大学部，并创办国学研究院，“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要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式上摆脱留美预备“培训”的性质，使民族教育独立，更在于可以独立自主地运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来培养现代中国需要的人才。

为了这一理想，一任又一任的校长呕心沥血，精心策划，一批又一批的名师殚精竭虑，勤奋耕耘，为清华现代教育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清华学校时期的周诒春校长（任期1913—1918年）最早提出“三育并进”的教育思想——“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清华一直享誉校内外的民主制度和自治精神也肇始于周校长时期。他所积极倡导的“校中无上下尊卑之分，当有长幼先后之序”、“亲爱而不近于溺，严正而不近于苛，宽严并重”的校风久久地影响着清华园。而且，在周校长任内，确定了“自强

〔1〕 A.H.Smith: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美国版。

〔2〕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弊》，《民报》1908年4期。

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成为绵延至今的清华人的崇高道德准则。

尽管罗家伦在清华仅任职两年多（1928—1930年）就被驱走，他却是积极提倡清华学术化的一位校长。他就职演说的题目就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发展学说研究、争取民族学术独立成为他首要的办学宗旨：“研究是大学的灵魂”；“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1〕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提高教师的地位，使中国教员与外国教员地位等同；二、提高国学课程的地位，改变惟洋文是瞻的校风；三、建立新的研究机关，改变“专教书而不研究”的局面；四，扩充和创办学术刊物，斥巨资购买图书、仪器设备；五、“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由于任期的短暂，罗校长所实施的教育方针仅仅初见成效，但幸运的是有梅贻琦先生这样一位出色的后继校长。

梅贻琦校长（1931—1944年）可谓清华现代教育的集大成者。他立言行事无不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国势，又着眼于世界先进水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他留给教育界的名言。清华大学在他孜孜不倦地营造下，进入了辉煌时期。梅校长教育理念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观点和古希腊的教育思想，二是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的观念，三是“五四”以来所倡导的兼容并蓄和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理念。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能够融会贯通，而不仅仅满足于“一技一艺之专长”。他的《大学一解》系统地阐述了通才教育的思想。在贯彻这一教育方针的过程中，他积极倡导学术自由：“思想

〔1〕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延聘名师”和“教授治校”是实现其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的基础。他反复强调教师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并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1〕在20世纪30年代，他不但为清华建立起强大的德才兼备的师资阵容，而且在师生融和的气氛中培养出德智体美劳群诸方面发达的众多人才。

国内外一流名师的聚集是清华现代教育得以实施的基础。当时的清华，从院长、教务长到系主任、教员，无论是制定教学方针还是担当导师、传授知识，抑或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都遵循着“治学贵严谨，思想忌偏蔽”的原则，形成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聘请著名学者演讲是清华的传统，比如梁启超，多次来清华演讲，对清华学风与校风的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1914年以“君子”为题来校演讲，引《周易》“乾”“坤”二卦之辞激励清华学子，启发学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1917年梁启超又一次来清华就“为人、做事、修学”给予学生谆谆教诲。1920年末他以“国学小史”为题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1922年起被正式聘为清华讲师，还给清华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1924年梁启超给清华的学生讲演了《清华底成败与中国底安危》〔2〕，认为将来中国的成败安危，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清华人的努力，他寄希望于即将留美的清华学生：一、立志做学科里的第一流人物；二、针对中国的国情，有目的有鉴别地学习，学以致用，不能盲从；三、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完善作为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将来报效祖国。1925年梁启超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同年，他在《清华周

〔1〕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2〕梁启超：《清华底成败与中国底安危》，《清华周刊》317期，1924年6月6日。

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1〕一文，再一次系统阐述学术独立的主张和治学方法。梁启超先生对清华人才的造就和培养付出的努力，是为范例。

除了著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导师外，各系科的教席上同样汇集了当时国内的众多顶尖人物。比如清华文学院，就曾经由这些先生担任过系主任：中文系——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外文系——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哲学系——金岳霖、冯友兰；历史系——陆懋德、罗家伦、蒋廷黻、吴晗；社会学系——陈达。杨振声任中文系主任期间明确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宗旨，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等课程，在国内第一次使新文学研究进入大学殿堂。在其他院校仍然以古文作文时，朱自清提倡清华学生以白话文写作。此外，还有从事理工教育的文学大家顾毓琇，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的新月诗人陈梦家。众多名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之道，对清华教育事业的兴盛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他们的精神与文采更弥漫于清华园，无形中熏染着莘莘学子。

清华园幸运地聚集着具有现代意识的校长、导师。更为幸运的是，在他们的主持和倡导下，形成了清华校园宽松的管理与学术氛围。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感染，清华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观念极为鲜明。著名的“教授治校”的政策，就是民主管理学校：三会——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同时存在而各司其职，校长担任主席，“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兼容并包，集思广益，又有相应的规则和纪律来维护民主制度的实施。朱自清在《清华的民主制度》一文中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个人都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

〔1〕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350期，1925年9月11日。

并不易得的。”〔1〕同时，学生有一定的自治权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比如20年代初诞生的“学生法庭”，其宗旨为：“提倡学生自治，灌输法律知识，并辅助校章之执行”，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治精神。牢固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同时又有切实的行使民主自由的程序与纪律，使清华园的自由气息井然有序地氤氲了几十年。当时的校园刊物可以对一切问题甚至担任校长的条件“指手划脚”，这可以从清华师生两次成功地“三赶校长”〔2〕中得到佐证。相对自由宽松的人文氛围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

同时还应该看到，清华的学生来源和校园浓重的西方文化气息也是校园文学兴旺的基础。当年的学生大都有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进校后不但生活在西式的图书馆、大礼堂、实验室之中，而且任教的老师、阅读的书籍不少也都直接来自英美，西方最先锋的文学潮流和当红作品几乎同时在清华园流行着。早一步出国留学的同学更是不断地传回西方文化信息——《清华周刊》上有著名的“旅美通信”、“留法通信”、“海外文坛信息”等栏目。这使清华学生能够毫无障碍地感受与借鉴世界最新文学思潮，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与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清华的校园文化运动起点较高，能够时时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先地位。

清华校园文学就是在这样成熟而开阔的现代教育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1〕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引自《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2〕两次“三赶校长”：第一次是1919年底至1921年6月的“驱张拒罗赶金”，即罢课赶走张煜全、拒绝罗忠诒上任、迫使金邦正辞职；第二次始于1930年，轰走军事作风的罗家伦、拒武装进校的乔万选于校门外逼其当场签字“永不任清华校长”、师生请愿赶走吴南轩。

二、“五四”新文学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与此相伴随的中国文学贯穿着“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启蒙，成为文学现代化最初的思想基础，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文学启蒙是在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正像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顾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据此，文学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晚清以降的文学启蒙思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得到更为理性的认同，并且逐渐成为文学实施的策略。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在理论上要求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挣脱传统文化的依附地位，建立自主、进取、个性、人道的现代化新文学。鲁迅、周作人进一步把思想启蒙落实到“国民性”、“个人”之上，所谓“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语），把改造国民灵魂的任务放在首位。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满孕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启蒙文学家肩负着抨击传统、启迪民众（抗战前）和教育人民、拯救危亡（抗战后）的艰巨任务。

这，也是清华文学所担负的使命。

清华文学的繁荣时期与“五四”新文学是同步的。清华校园文学组织的发起者和代表作家后来大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骁将，比如洪深、闻一多、梁实秋、朱湘、李健吾、万家宝（曹禺）、林庚、吴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阴历10月。

组缙等。水木清华给这些即将叱咤文坛的学子提供了锻炼身手的园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学运动更是磁铁般地吸引着他们。现代文坛所爆发的争论，比如白话文运动、新诗格律问题、疑古与复古的争论等，在清华园里同样波澜大作，争辩四起。现代文学涌现出的小说题材，比如自叙传小说、乡土文学、抗战作品等，清华文学中同样佳作丰硕。清华文学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醒目的位置。清华园的文学是现代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清华的话剧活动在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开创之功。早在“五四”以前，其声誉就越出校园，蜚声京津沪等地。自1913年起，清华每年的圣诞节都有话剧比赛。闻一多和几位同学自编自演的独幕剧《革命军》（The Revolutionary Army）在第一次比赛中获得第二名。此后，每年的校庆、迎新、新年都有话剧演出。据1921年建校十周年时统计，十年中有记载的演剧达77场，还有多场演出没有统计。演出最多的1914年共演了19场。1916年2月，洪深的《贫民惨剧》演出的轰动可谓清华文坛的一件盛事。它一演再演，并走出校门，在北京青年会演出，观众甚众。现代戏剧的开拓者洪深的戏剧生涯由此开始。演剧成了清华最为悠久的艺术传统。在现代文坛提倡“爱美剧”（Amateur）运动时，清华成立戏剧社。它运行了近三十年，成为清华最成功的艺术社团，李健吾、曹禺都担任过社长。活动一直井然有序，无论是舞台的演出还是剧本的创作或是戏剧理论的探讨，都颇为成功。从这里走出了洪深、顾一樵、余上沅、曹禺等戏剧大家。现代戏剧的扛鼎之作《雷雨》就产生于老清华图书馆。

在新诗发展史上，清华学子的地位更为显著。早年的“清华四子”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林庚、曹葆华、穆旦、辛笛等都是现代诗坛的佼佼者。中国现代诗坛上倡导格律诗的新月派，其主要成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清华文学社。梁实秋、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潘光旦、罗隆基等清华出身的文人都是早期新月派的干将。早

在学生时代，闻一多对新诗初期的直与白就很不满意，1921年他在文学社组织的活动中专门作了“诗的节奏问题”的报告，对无韵诗及在美国兴起的自由诗进行了抨击。他不但不赞同初期白话诗那种“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状态，而且孜孜不倦地要为新诗建立理论规范。这是闻一多最早的一部关于新诗创作理论的文章，它系统地为诗歌节奏的含义、特性、作用列了提纲，从中可以窥见未来新诗立法者的身影。朱湘也是一个追求新诗格律化的代表诗人。他在清华发表的诗作，往往旋律舒缓，节奏悠扬，错落有致的诗行，加上活泼清新的形象，在不经意中营造出一派和谐世界，给人以阅读与聆听的双重美感。朱湘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新格律的探索，形式上讲究整齐、对称，诗韵上讲究与内容情绪合一。这些努力使朱湘在新诗创作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清华的小说创作一直紧紧跟踪着时代主流文学。在“五四”时期，抨击封建势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学主宰着校园文学，出现了揭露封建礼教暴露国民性弱点的问题小说、张扬个性自由的抒情小说、反映民生疾苦的乡土小说，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的时候，抗日救亡也成为了清华文学的主题。尽管是尚未迈出校园的学生，但他们对民众苦难的哀其不幸，对民性萎缩的恨其不争，对侵略者的义愤填膺，以及对祖国富强的殷切渴望，显示出赤诚的拳拳之心和矫健的艺术张力。

清华园优裕的环境没有削弱清华学生的历史责任感，相对“洋化”的教育也没有冲淡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浪潮中，清华文学故能与时俱进，不断出新。

三、清华文学品格

清华校园文学有其独特的形象，它没有消融于现代文学的大

和谐中，而是吟唱着属于自己的旋律。毕竟，这是学子的歌喉，是清华学子的歌喉。

1. 自省与批判意识

自从1914年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以来，清华人视之为人生箴言，文学也以此作为尺度。在清华校园文学中，有关清华精神、清华校风、人生道德、个人修养的议论文频繁出现。检点、完善自我，批评、激励同伴，监督、修正校风，成了每个清华人的自觉。清华杂文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早年，师生们意识到，“留美预备学校”是建立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往的体面和四万万同胞几十年的负担”之上的。享受庚子赔款的同学，无不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对于责任的清醒意识：

学友们，我们都是受人民血汗钱供给读书的，纵然我们忘怀了自己，难道连我们的同胞们都忘怀了不成？纵然学校的精力来不及培养我们的道德，难道我们自己就不会努力吗？我们自己也应该泣血而誓的自奋，抚躬自责的自勉……醒来罢，茫茫神州，苍苍蒸民，都抬起头睁着眼望着我们享受特别权利的青年救国呢！〔1〕

“臧否清华”在校园文学中成为风尚。一方面对学校从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到校园风物“品头论足”，一方面对自我和他人进行描摹、剖析甚至抨击，形成相对开放而健康的文学氛围。比如对于清华过于重视物质、追求实用的校风，几乎每一拨学生都有尖锐的批评。朱湘在《冬夜歌》中用诗歌形式“敬勉产物质而革课程也”，采用象征手法比况弥漫着物质气息的校园吞噬灵气像坟墓，缺乏自主意识如石像，它并不缺少灵秀的环境，就像它不缺少活泼的少年一样，是黑云压住了美景，功课窒息了学生的天性。郝御风在校庆

〔1〕代中：《我心目中的真教育》，《清华周刊》330期，1923年12月28日。

二十周年写的《清华之纪念》中，用富有诗意的话语指出：清华因了学术的使命而生存，这是清华生命的基石。然而，在一个科学务实的社会里，应该再给它一个心灵，“清华需要一个更开展的心灵，来配合它哲学般的环境”，应使每个心灵成为一切知识的主宰，而非仅主宰于知识。提倡精神教育，培养自觉的人格，反对“奴隶式的整齐”，是文学作品中最响亮的声音。清华校风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坚持、弘扬、充实、修正着。正因为有如此舆论的监督，几十年来的校风大致行于正轨。

反省自身、砥砺自我，是清华校园文学中动人的部分。这不仅仅反映在一般地悔悟过度消费来自贫困家庭的资助、同学间由利益得失而生的抵牾，更表现在直率地袒露自我人性中的异态。比如，由于很长一段时期清华只招收男生，同性恋问题没有被文学所回避，散文与小说中的这类题材不在少数。校庆十二周年纪念出版的《清华生活》增刊上，方重同学发表了引起极大争议的小说《七年来的露榔与清华》，以主人公露榔与同屋之间波折丛生的同性恋爱，来反映清华学生的情感无所归依的痛苦与彷徨。其揭示出来的赤裸裸的同性恋问题，在后来的《清华生活 批评号》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向你叙述他的历史”，是清华不能回避的问题。有的对同性恋持反对的态度，但对于作者的忏悔精神和袒露自己失败历史的勇气和使后人警戒的用心极为佩服，并发出呼吁：“人生多歧路，我们千万要留心啊！”

2. 对基本人性的关怀

探索人、人性、人生等问题，是清华人道主义文学的主体。对封建主义践踏人性的愤怒，对弱小群体的同情，对芸芸众生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构成了以人为本的校园平民文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个性主义思想，使得这类小说有鲜明的道德判断意识。同时，目睹社会人生的种种缺憾，也使小说带上了感伤主义的情调，反映出他们精神探索过程中的苦闷和焦虑。虽然大都是没有进入